

殷周書

注釋本甲種第五冊

葉聖陶
郭紹虞

周予同
覃必陶

合編

〔注釋本〕

開明新編國文讀本

甲種
第五冊

開明書店印行

本讀文國編新明開

〔冊五第種甲 本釋注〕

版初月九年七四九一

版七月八年九四九一

○五・五價基冊每

印刷者

開明書店

發行者

上海福州路
開明書店
代表人范洗人

編者

葉聖陶 周子同
郭紹虞 覃必陶

印翻准不 ■ 權作著有

序

我們編這部讀本，預備給自修國文的人應用。如果教師們認為可採，取作學生的補充讀物，或者逕作講讀的材料，也可以。

白話文言混合教學的辦法，是十一年編訂新學制課程標準的時候開的頭。到如今二十多年了，沒有改變。有些人關心這件事情，以為混合教學雖有比較與過渡的好處，也有混淆視聽與兩俱難精的毛病。二十年來國文教學沒有好成績，混合教學也許是原因之一。他們主張分開來教學，讀物要分開來編。我們覺得這個話有道理，這部讀本就分開來編，甲種六冊專選白話，乙種三冊專選文言。到底比混合編的本子好還是不好，當然要待試用了相當時期之後纔可以知道。

我們編這部讀本，第一，希望切合讀者的生活與程度。就積極方面說，足以表現現代精神的，與現代青年生活有關涉的，為現代青年所能了解，所能接受的，那些文篇纔入選。第二，希望讀者讀了這部讀本，自己去讀成本的書，所以一部分的材料是從成本的書中節錄出來的。自修國文不能單靠一種讀本，要多看成本的書纔容易見功效。第三，既稱讀本，文字形式上應該相當的完整，所選文篇如有疎漏之處，我們都加上修潤的工夫。這是要請各位作者原諒的，為着讀者

的利益起見，想來一定能蒙各位作者原諒。

在每篇文字之後，我們寫了短短的幾句，或是指點，或是發問，意在請讀者讀過以後，再用些思索的工夫。可以思索的當然不止這些個，我們寫的不過舉例而已。

這部讀本另外有一種本子，後面不附注釋。讀者可以就需要選用一種本子。

三十五年七月，編者。

目次

生物的歷史〔房龍原著〕	沈性仁	一
蟬〔法布爾原著〕	王大文	六
常德的船	沈從文	二
千佛洞的壁畫	向錦江	三
在沙漠中〔赫定原著〕	綺紋	三
成都農家的春季	葉至誠	三
北平的夏天	老舍	四
向生活學習	沙汀	四
窗子以外	林徽因	五
窗子以外（續）	老舍	五
聖尼古拉斯的逮捕〔Marko Chermushina 原著〕	柳存仁	三

客〔潘林原著〕	施蟄存 七
孔乙己	魯迅 六
老殘遊記的文學技術	胡適 四
教育家的孔子	張蔭麟 六
我愛孔子	宋雲彬 五
萬世師表	袁俊 八
朦朧的敬慕	蕭乾 七
教學合一	陶行知 二
「開卷有益」	傅彬然 四

生物的歷史

房龍著
沈性仁譯

我們現在所住的星球，在最初的時候（按我們現在所知道的），是一個極大的火球，在那廣漠無垠的太空中的一點小小的煙雲。過了幾百萬年之後，星球表面上的火漸漸滅了，外皮就結成一層薄薄的石層。這些沒有生命的石塊，積年累月，不斷的受雨水的沖擊，便成了沙土塵埃，以後又被帶到高峯間的山谷裏去了。

後來那太陽從雲端裏出來，看見這個小星球上有幾個小泥潭。過了些時，這些小泥潭逐漸變成東西兩半球的大海大洋。

有一天，這星球上發生了一個驚天動地的變化。那死的東西忽然得了生命。

最初的小細胞在海面上浮着，隨波逐浪，漂流了幾萬萬年。在這些時期內，牠們便發展成了一些習慣；有了這些習慣，牠們就容易在這個淒涼的地球上生存。

其中有的小細胞情願住在小河與池沼的底裏；牠們就在那些從山頂上沖下來的黏泥上生了根，以後漸漸的長成了植物。有的願意在水裏來來去去；後來牠們長出奇怪的有關節的腿，如同蠍子似的，在海底下的植物之間爬來爬去；或是長成青綠

色的東西，像水母那樣的。此外還有些小細胞（遍體有鱗的）靠着牠們游泳的能
力，可以在水裏來來去去，尋些食物吃；因為牠們逐年的生殖，海洋裏就有了無數
的魚類。

同時那些植物也逐漸增加了數目，那時候牠們不得不另覓新的住所。海底下
已經沒有牠們的容身之地。於是牠們離開了水，在山腳下的泥灘上或池沼裏立起
新的家來。海潮每天上來兩次，將牠們全身浸在鹹水內。其餘的時候，牠們雖然很
舒服，但爲維持牠們的生活，很想住到包圍星球表面的稀薄的空氣內。經過許多年
代的練習，牠們學會了怎樣在空氣內住着，如同以前在水裏住着那樣舒服。牠們的
幹本增高了，成爲樹木。以後牠們學會了怎樣開美麗的花，可以引誘那些大蜜蜂與
飛鳥來採牠們的種子，傳播到各處去，使遍地球上都鋪滿了綠沈沈的草地，陰森森
的樹林。

有些魚也漸漸的離開了海水，牠們學會了怎樣用肺呼吸同用腮呼吸一樣。這
種動物我們叫做兩棲類，意思就是牠們既可以陸居，又可以水居。你在路上看見的
小青蛙可以告訴你兩棲類種種的快樂。

這些動物出了水，在陸地上漸漸住慣了。有的變成爬蟲類（像蜥蜴那樣爬的東西），牠們與那些昆蟲同享樹林裏的安靜。牠們要在軟土上走得快些，所以把牠們的腿改良了，身體也加長了，直到這世界上充滿了許多龐大的動物（生物學教科書上將牠們分爲魚龍，斑龍，雷龍三種），這種動物有三丈或四丈多長。這種動物與象的比例，如同老貓與小貓一樣。

有的爬蟲類漸漸的爬到樹頂上去住着，那時候的樹都有十餘丈高。不久牠們用不着腿走了，但是必須有一種方法使牠們能從這棵樹到那棵樹，來去得很快。因此牠們把身體上一部分的皮肉改變成一對翅膀，在身子的兩旁支持着；翅膀上漸漸長滿了羽毛，又把尾巴當做舵用；這樣牠們可以從這棵樹飛到那棵樹，就成了現在的飛鳥。

這時候又發生一件奇怪的事情。所有那些龐大的爬蟲類在一個短時期內都死絕了。我們不知道牠們究竟爲什麼死的。也許因爲氣候驟然改變的緣故。也許因爲牠們長得太大了，以至於不能游泳，不能走也不能爬；所以牠們雖然已經看見了那些大的鳳尾草和樹木，但是沒等爬到，先餓死了。無論牠們是什麼原因死的，總

之，百萬年的大爬蟲類的世界到那時候是完了。

現在的世界卻被許多不同樣的生物佔據了。這些生物都是以前爬蟲類的後裔，但是與爬蟲類完全不相像，因為牠們撫養幼兒是用乳哺方法的。這種生物現在科學上稱爲「哺乳動物」。牠們身上的魚鱗是脫去了，可也不生羽毛，遍體都是毛髮。以後牠們漸漸發展，成了許多別的習慣，使牠們的種族得到很大的利益，使牠們的位置超乎所有動物之上。母的哺乳動物有了卵，懷在肚內，直到孵了小的出來爲止。那時候別的動物把牠們的幼兒丟在一旁，讓牠們去受凍受熱，還要遇到別的野獸來吃；而那哺乳動物費了很久的工夫，好好的撫養牠們的幼兒，保護牠們，直到牠們長大了，有能力與仇敵抵抗了，纔算卸了責任。這樣，牠們的幼兒有很好的機會可以生存，因為牠們從母親方面學習了許多事情；只要看一隻老貓教牠的小貓怎樣保護自身，怎樣洗臉，怎樣捉老鼠，你就可以明白了。

這種哺乳動物的情形用不着我多說，因為你的左右都有牠們，你已經很知道牠們了。你上街去，或在家裏，牠們天天做你的同伴；你到動物園的木柵後去，還有你遠族的堂兄弟在那裏呢。

現在我們要講到人類生活的變遷，他們在一個時期內，忽然拋棄了向來禽獸生
活的狀況，漸漸的運用他們的思想，來決定種族的運命。

有一種哺乳動物尋食與找住處的能力比別的動物特別強。牠們學會了用前足
拿食物，由於天天練習的功效，牠們的前足變成了手爪的形狀。以後又經過了無數
的試驗，牠們學會了怎樣使全身在後腿上直立起來，重心可以穩定。（這是一件很
困難的事情，人類雖然經過了一百萬年的練習，可是每人在小孩子的時候，還得重
新學過。）

這種動物，一半似猿，一半似無尾猴，但是比這兩種都強。以後牠們成了很有
能力的獵戶，並且在無論什麼樣的氣候裏都可以生活。牠們爲了安全起見，往往大
隊同行。牠們的幼兒將要遇見危險的時候，牠們會發一種怪聲去警告牠們；又過
了幾千百年之後，牠們漸漸的用喉音來談話。

這種動物，說來雖然使你不能相信，可的確是你最初的「像人」的祖先。

「一」 「死的東西忽然得了生命」什麼意思？「死的東西」怎麼會「得了生命」，這個

問題至今沒有解決。科學家正在努力研究，將來總有解決的一天。

〔二〕 下列的話有不精密的毛病嗎？

「牠們把身體上一部分的皮肉改變成一對翅膀。」

「現在的世界卻被許多不同樣的生物佔據了。這些生物都是以前爬蟲類的後裔。」

蟬

法布爾著
王美文譯

我有很好的環境可以研究蟬的習慣，因為我是與蟬同住的。七月初臨，蟬就佔據了我屋子門前的樹。我是屋裏的主人，門外最高的統治卻屬於蟬。

蟬初次的發現大致在夏至節。在行人很多，太陽光照着的道路上，有好些圓孔，大小約如人的手指。這些圓孔中，蟬的蟬蟠從地底爬出，在地面上變成完全的蟬。牠們喜歡頂乾燥頂多陽光的地方；因為蟬蟠有一種有力的工具，能够刺透焙過的泥土與沙石。我考察牠們的儲藏室的時候，我是用手斧開掘的。

最使人注意的，這口徑不到一寸的圓孔，四邊一點塵埃都沒有，也沒有土堆積疊在外面。大多數的掘地昆蟲，例如金蜣，牠們的窩外面總有一座土堆。這種不

同，由於牠們的工作方法不同。金蟻的工作是從洞口開始的，所以把掘出來的廢料積疊在地面；蟬的蟻槽卻是從地底上來的，最後的工作纔是開闢門口的生路。因為當初並沒有門，所以不能在門口堆積泥土。

蟬的隧道大都深達十五至十六寸，通行無阻，下面的地位較寬，底端卻完全關閉起來。修隧道的時候，那些泥土搬到哪裏去了呢？牆壁為什麼不會崩裂下來呢？誰都以爲蟬用了有爪的腿爬上爬下，會將泥土弄塌了，把自己的房子塞住的。

其實蟬的舉動簡直像礦工，或是鐵路工程師。礦工利用支柱支持隧道，鐵路工程師利用磚牆使地道堅固；蟬的聰明同他們一樣，會在隧道的牆上塗上水泥。這種黏汁就藏在蟬的身子裏，可以用來做灰泥。蟬的地穴常常建築在含有汁液的植物根鬚上，蟬從根鬚取得了汁液。

最重要的事，蟬在穴道內，要能够很便利的爬上爬下；因為到了牠可以出去到日光底下的時候，牠知道外面的氣候怎樣。所以牠工作好幾個星期，甚至一個月，修成一道堅固的牆壁，便於牠爬上爬下。在隧道的頂上，牠留着人的指頭那麼厚的一層土，用來保護自己，抵禦外面空氣的變化。只要有一些好天氣的消息，牠

就爬上來，隔着頂上的一薄層土，偵察氣候的情況。

假使牠估量到外面有雨或風暴——纖弱的螻蛄脫皮的時候，這是頂關重要的事情——牠就小心謹慎的溜到隧道底下。假使氣候看來很溫暖，牠就用爪擊碎天花板，爬到地面上來了。

螻蛄的腫大的身體裏的汁液，可以利用牠避免地穴裏的塵土。螻蛄掘土的時候，將汁液沾在泥土上，使牠成爲泥漿。於是牆壁柔軟了。螻蛄又用肥重的身體壓上去，使泥漿擠進乾土的罅隙裏。因此，牠在頂上出現的時候，身上常有許多溼點。蟬的螻蛄初次出現於地面的時候，常常在鄰近地方徘徊，尋求適當地點脫掉身上的殼——一棵小矮樹，一叢百里香，一片野草葉，或者一條灌木枝——找到了就爬上去，用前足的爪緊緊的把握住，絲毫不動。

於是外層的殼在背上裂開，露出了裏面的淡綠色的蟬。先出來的是頭，接着是吸管和前腿，最後是後腿與翅膀。到這時候，除掉身體的最後尖端，已經完全出來了。

其時牠表演一種奇怪的體操。牠騰起在空中，只有一點固着在舊殼上；牠翻

轉身體，使頭向下，花紋滿佈的翅膀向外伸直，竭力張開。於是用一種差不多看不清楚的動作，又盡力將身體翻上來，並用前爪鉤住那空殼。用這樣的運動，把身體的最後尖端脫出來，約須半點鐘之久。

剛解放出來的蟬還不十分強壯。牠的柔弱的身體還沒有筋力和漂亮的顏色以前，必須在日光和空氣中好好的沐浴。牠用前爪把自己掛在脫下的殼上，搖擺於微風中，依然很脆弱，依然是綠色的。直到轉成了棕色，纔同平常的蟬一樣。假定牠在早晨九點鐘爬上樹枝，大概在十二點半丟下牠的殼飛去。那殼掛在枝上，有的經過一兩個月之久。

蟬是非常喜歡唱歌的。翅膀後面的空腔裏帶着一種像鉦一般的樂器。牠還不滿足，在胸部又安置一種響板，使得生命器官都沒處安置，只能擠到身體的角落裏去。當然囉，牠既熱心於音樂，就只有縮小內部的器官，安置樂器了。

但是不幸得很，牠所喜歡的音樂，對於別人，完全不能引起興味。就是我也還沒有發現牠唱歌的目的。通常的猜想，以爲牠是在叫喊同伴，然而事實證明，這個意見是錯誤的。

蟬與我做鄰居十五年之久，每年夏天，差不多有兩個月，牠們總在我的眼前，牠們的歌聲總在我的耳邊。我常見牠們排列在篠懸木的細枝上，吸管插進樹皮裏，動也不動的狂飲。夕陽西下，牠們就沿着樹枝，用慢而且穩的腳步去尋溫暖的地方。無論在飲水或行動的時候，牠們從未停止歌聲。

這樣看起來，牠們並不是叫喊同伴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的同伴就在你面前，你會費掉整月的功夫去叫喊他們嗎？

其實，照我想，便是蟬自己也聽不見所唱的歌曲。不過用這種強硬的方法，強迫他人聽牠而已。

蟬有非常清晰的視覺。牠的五隻眼睛會告訴牠左右以及上方有什麼事情發生；只要看見有誰跑來，牠立刻停止歌聲，悄悄的飛去。可是喧嘩不足以驚擾牠。你儘管站在牠背後講話，吹哨子，拍手，敲石子。要是一隻雀子，聽見了比這些聲音更輕微的聲音，雖然沒有看見你，便驚慌的飛去了。鎮靜的蟬卻仍然繼續發聲，好像沒有事似的。

有一回，我借來兩枝鄉下人喜事用的土銃，裏面裝滿了火藥，就是最重要的喜